

故事大王系列丛书

滴血的蓝钻石

di xue de lan zuanshi



赵咏森 等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名探故事丛书

真假福尔摩斯

ZHENJIA FUERMOSI

『英国』简·沃克等著

刘蔚缩写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故事大王系列丛书

滴血的蓝钻石

赵咏森 等著

钱逸敏 等 插图

费 嘉 装帧

责任编辑 马天宝 美术编辑 张志文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王竹清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787×1092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5.5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107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1998 年 7 月第 1 版
上海市印刷四厂排版	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	印数 1-21,000

ISBN7-5324-3411-7/I·1424(儿) 定价:5.00 元

目

录

赵咏森

1 滴血的蓝钻石

董亮 田棋

65 长眼睛的石头

龙彼德

121 夜袭万寿庄

滴血的
蓝钻石

赵咏森 著

一、海上遇险

几条渔船停泊在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太平洋沿岸的一个海湾里。船上的男人们挑着捕捞到的鱼虾上集市去了，只留下洗衣煮饭的妇女和在玩乐的孩子们。

哈森原本要跟爸爸去集市的。他虽还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子，但是身体长得结实高大，完全像个小大人，所以平时干活，往往加入成年男子的行列。只因为今天他要把自己和爸爸换下来的一堆脏衣服洗涤干净，所以也留在船上了。他没有妈妈的爱护和照料，得像其他妇女那样做家务。

哈森对妈妈的记忆一点都没有。爸爸也一直不对哈森说他妈妈的事，问了也不说，再问就发脾气，流眼泪，所以哈森从此不敢再跟爸爸提起妈妈的事；只是听邻居老人暗暗告诉他，他妈妈漂亮聪明，还上过中学。她原是贝卡小镇附近一个香蕉种植园主的私生女，那时哈森的父亲佩尔赫·阿雷利亚在这个香蕉种植园里当雇工，年轻英俊，忠厚勤俭。两人相互爱上了，在贝卡小镇上租了一幢住宅，举行了婚礼，共同过着愉快的日子。不料香蕉种植园主知道后大为恼火，解雇了佩尔赫，佩尔赫只得靠在镇上打零工谋生，生活十分贫苦。他的妻子忍受不住这样的穷苦，生下孩子后，就跟着一个从大都市

来游览观光的年轻绅士跑了。香蕉种植园主硬说佩尔赫谋害了他的女儿，扬言要私刑处死佩尔赫。于是，佩尔赫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逃离贝卡小镇，易姓改名来到金枪鱼渔村住下，下海捕鱼，维持生计。

哈森是他爸爸一手抚养大的。他理解爸爸的苦衷，也没有辜负爸爸花在他身上的心血，自小就很懂事，小学毕业后跟爸爸上了渔船，父子俩克勤克俭地积攒了一些钱，买了一条渔船，生活倒还过得去。

这时，哈森洗好了衣服，看见渔船上的几个大孩子在海湾里游泳，自己便也脱去了外衣，纵身一跃，如同海豚一般地窜入海水中去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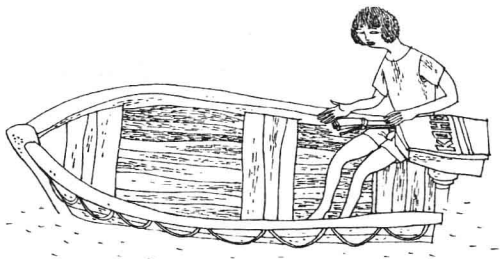
哈森在人群里游了一会儿，觉得碍手碍脚的不过瘾，于是一直游到人稀水深海域去了。

这海湾，哈森以前没到过，海水碧澄澄的清澈凉爽，可以舒心悦意地深潜快游，累了，仰浮在海面上歇息，让海浪轻轻摇荡。他离海岸越来越远。

蓦然，海上响起一阵突突的引擎轰鸣声，一艘乳黄色的小汽艇，拖着一条长长的白浪，箭一样掠过海面，驶进一个崖湾里去了。哈森想去看看这艘漂亮的汽艇，便往那个方向游去。

他攀上岩石嶙峋的崖岸，看见几步之外有一座红瓦白墙的西班牙式别墅，四周芳草萋萋，绿树成荫，风景十分幽美。别墅紧闭着的院门前有一道弯弯曲曲沿崖而下的石阶，石阶伸入一个比游泳池大不了多少的崖湾，那艘乳黄色的小汽艇正悠闲地停歇在崖湾里。大概驾艇的人进别墅去了。

哈森爬过崖石，沿石阶走到了小汽艇的旁边。



小汽艇轻巧美观，铝合金的船体，尾部装有一台小机器，还有一个手把的舵，无篷的船舱里横着一块可以坐两个人的木板，看上去比渔船上的小舢舨还轻便。哈森觉得新鲜好奇，跨上汽艇，摸摸这，摸摸那，无意间触动了启动开关，汽艇便突突颤动起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慌忙使劲地按一个按钮，想让机器赶快停住，不料，汽艇反而像受惊的野马一样挣脱了缆绳，狂奔乱窜着冲出崖湾，歪歪扭扭地往海面驶去，越驶越快……

哈森用力把舵扳到跟船成九十度的极限位置上，命令汽艇掉过头来。汽艇赌气似的横过身子，这时刚有一个浪涛冲来，把汽艇抛到空中，紧接着又把它掀入深深的波谷，哈森紧紧抓住舵柄，把舵扳回到迎着浪潮涌来的方向，汽艇才稍稍安稳了一些。

终于，哈森发觉汽艇的机器已经停止转动，油量指示针落在“0”上面，表示它决不会为哈森摆脱目前的困境而出力了。船上又没有手划的桨。哈森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处在怎样危险的困境中了。记得有一次渔船在海上触礁沉没，他抓住了一块木板，在海上漂游了三天三夜，才爬上岸，成了在那次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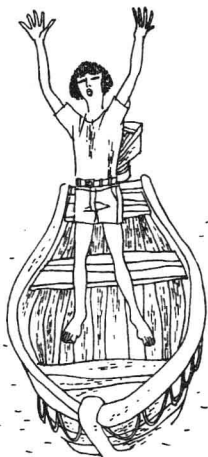
难中唯一生还的人。父亲常常对他说：海神总爱庇护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充满信心、勇敢坚强的人。好像父亲早就预料到哈森迟早会遇到这样一次严峻考验似的。哈森默默地祈祷海神的庇护，愿做海神喜欢庇护的那种人。

狂风呼啸，波浪滔天。汽艇被排山倒海涌来的浪涛掀翻了，哈森跌进深渊的大海，幸好他事先把缆绳紧紧地系在自己的腰上，与汽艇牵连在一起，才没有被咆哮的巨浪冲走。他在海水里拼命挣扎着，用力把汽艇翻过来，重新爬上了汽艇。

老天好像存心跟他作对，顷刻间，大雨倾盆而下。他被雨淋得全身湿淋淋的。他又饿又冷，不住地索索发抖。小小的船舱上没有盖篷，躲避不了倒下来的大雨和溅上来的浪花；大风恶浪像是发狠，要把哈森连船带人囫囵吞进肚子里去……这时他发现驾驶座底下有一个保护机器用的塑料大套袋，便灵机一动，把自己从头到脚地套进去，并在嘴和鼻孔的部位上挖了一个小口子，这样就能畅通呼吸，又能达到防雨保暖的目的。

突然，船舱里发出泼刺泼刺的响声，他敏捷地扑过去，摸黑抓到了三条跳进船舱来的飞鱼。他把飞鱼放在机器的棱角上磨穿了肚皮，掏去内脏，浸在海水里漂洗了一下，然后塞进自己的嘴巴，大咬大嚼地吞下肚去；他又旋下机器油箱的盖子，舀积在舱里的雨水解渴。

就这样，小汽艇在海上漂泊了一天一夜。已经被惊涛骇浪、寒暑饥渴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哈森，半躺在船舱里，眼睁睁地望着无边无际的灰色的大海。他想念着爸爸，好像看见爸爸捧着他留在渔船上的外衣，急疯了似的冒着狂风暴雨，在海



边奔走，又好像听见爸爸声嘶力竭的呼喊……哈森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水天相交的远处，恍惚出现了一个小黑点，他用手背揉了揉泪水模糊的眼睛，注视着那个方向。黑点渐渐朝这里驶来，原来是一艘轮船。他一阵狂喜，从船舱里跳了起来，站在船头，巴望着它快些驶近。他唯恐轮船上的人看不见他，就脱下身上穿的一条鲜红色的游泳裤，高举着不停地挥舞，还拼命地呼救。

大轮船驶近了，连船体上“海魔号”的字母都清晰可见，甲板上还有几个人紧靠围栏在对小艇瞭望。大轮船偏离了它原来的航线，向着小艇靠拢过来。

“噢，我获救了！”哈森跪在船头，虔诚地对着大轮船在胸前画十字，“感谢上帝，感谢船上的救命恩人！”

大轮船快速朝小艇靠来了，哈森急急穿上游泳裤，伸出双手，准备接住从大轮船上即将放下来的吊梯……哪里想到，大轮船突然加快速度，并打了个大转弯，飞速转动的螺旋桨搅起滚滚浪涛，一下子把小艇扫了个底朝天，哈森一个踉跄，又跌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……

“海魔号”恢复了原来的航向，加大马力扬长而去。

二、荒岛奇遇

当哈森清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被海浪冲上了沙滩，他不知躺了多长时间才渐渐从昏迷中醒来的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几只懒洋洋的海獭蹲在礁岩上晒太阳。一只螃蟹居然爬上他的胸脯，在悠闲地散步，尖尖的脚尖搔得他奇痒难忍，他禁不住侧了一下身子，把那八只脚的家伙吓得连滚带爬钻入一个沙洞里去了。

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前面走去，想看看究竟来到了什么地方。

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岛，孤零零地凸现在海上。岛的西北边缘，是巉岩秃石，峭壁悬崖；岛的东南面，地势比较平坦，还有一块临水的滩地。

哈森不由得焦虑起来：到何年何月才会遇见经过这里的船只来搭救自己呢？也无法给爸爸写信求援，因为这里肯定不会有邮筒！

哈森决定先找个蔽身之处，躲避风雨和野兽的袭击。他穿过低矮的丛林，攀越险峻的岩石，发现半山有个山洞，洞前山石平坦。他走近前去，发现山洞外竟有一道篱笆，护着洞口。这里有人！他在篱笆前站住了，悄悄地朝洞里窥望，可是





里面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清。他从地上拾起一颗小石子，扔进洞去，却无反应。篱笆的左边有一扇篱门，他跨进去，拔了一根篱笆桩拿在手里防身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洞去。

洞有一人多高，阴森森的。突然，右下方闪现出一点寒幽幽的光。哈森不由得毛骨悚然，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木棍，壮着胆朝前走几步，发现洞底还有一条窄道，他侧身进去，依稀看见一个小

洞穴，原来幽光是一盏用蚌壳灌入鱼油制成的油灯发出来的。

火光后面，有一堆乱七八糟的茅草堆，上面躺卧着一个蓬头散发的人，正仰着上身，用一双阴沉沉的眼盯视着哈森。那人瘦骨嶙峋的，手中握着一把寒光凛凛的手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着哈森。

“站住！你再上前一步，我就开枪！”那人说的是跟哈森一样的西班牙语，嗓音低微凄厉。那人想爬起来，身子刚抬了一下，就颓然倒下了。

那是一个女人，她正病得厉害，几乎快要死了。她接受了哈森善意的帮助，吃了几口喂她的野菜汤。她已经有两三天不能自己弄东西吃了。

晚间，哈森睡在外面的洞里；白天，他拿着她给的一把

匕首，到外边去挖草药，还拾回了不少海贝。

她连着好多天服下哈森用野生植物煎的药，病慢慢地好起来，已能坐起来跟哈森说话了。

她告诉哈森，她叫玛莎，是瓜亚基尔市一个大银行家的独生女儿，一个月前被一帮海盗绑架，送上了这个荒岛。海盗们要等拿到向她父亲勒索的巨额赎金后，才答应释放她。

荒岛离陆地最近的地方也有四百多海里。一边暗礁群列，另一边沙滩绵延，如有海船贸然靠近小岛，不是搁浅，就是触礁，所以没人敢上岛来。这个孤零零的小岛，连最详细的地图也不标它的名称，只听海盗们叫它“魔鬼的弃鞋”。

玛莎被送上岛来的时候，海盗们给她留下了一些食物和一把防野兽用的猎刀，让她有可能生存下来。

“玛莎小姐，你不是还有一把手枪吗？”哈森记得他刚上岛时，见玛莎曾拿在手中的。

“唔，是的，”玛莎经提醒，便坦率告诉哈森，“这枪是看守过我的一个年轻而有同情心的海盗偷偷留给我的，他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让他的同伙们知道，不然他便没命了。”

海盗头子曾对她说，估计她父亲不出一个星期就会交出赎金，可是，至今已过了一个多月，仍旧没有一点音讯。

“哈森，幸亏你来救了我，要不，我一定病死在这个荒岛上了。”玛莎说到这里，语音哽咽了，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。

“玛莎小姐，现在你的身体在好起来，什么都不必怕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玛莎以感激的眼光望着哈森，片刻，她又不无忧无虑地说，“可是，在这个鬼岛上，迟早也得死啊！”

“不，玛莎小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帮助你的。”



“你自己不也在遭
难吗？”

“这，不用担心，我
毕竟是个男子汉呀！”

哈森天真的乐观，
引得玛莎笑了。她点了
点头，拍了拍哈森的肩
膀。

“嗯，你真是个勇敢
的好孩子！”

玛莎小姐的健康复
原得很快，在哈森的搀扶下已能走到洞外来晒太阳。一天，玛
莎要哈森到她洞里的草铺上去取小剪子修剪指甲。哈森去了
没找到。玛莎记起剪子可能仍在她的手提包里，哈森再要去
取，可玛莎不让他再去取了。哈森见过玛莎小姐有一只红色
蟒皮手提包，她把它藏在自己茅草床铺边的岩石缝里，外面还
塞了一块石头遮掩着，不让别人看见。有一次，哈森一出去就
抓到一条鲈鱼，兴冲冲地捧着跑回来了，踏进洞门，看见玛莎
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只烟盒大的金属盒，正拿在手中摆弄
着。她一见哈森，立即把金属盒塞进手提包，说男孩子不应该
偷看女士们的化妆用品。哈森对这些东西本来就毫无兴趣，
所以一直没有看过她手提包里的东西。他不明白，玛莎小姐
在这没有人烟的荒岛上，还精心化妆打扮给谁看呢？

在哈森的心目中，玛莎小姐即使不化妆打扮，长得也是很
美丽的：细长弯弯的眉毛，碧绿闪亮的眼睛，高挺的鼻子，小巧

的嘴巴，金色的长发自然地披在肩上，端庄温柔，要不是被海盗害得生了一场大病，脸色过于苍白，身体过于瘦弱，她一定更漂亮。

哈森自幼失去母亲的抚爱，对玛莎小姐感到特别的可亲可爱，心里暗暗地想：自己如果有玛莎小姐一样的一位母亲，该有多好啊！

玛莎对哈森也很亲热，常常向他问长问短。

“哈森，你家住在哪里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你父亲是做什么事的？你妈妈呢？”

哈森没有回答。他不愿意提起自己的妈妈，觉得她在他出生没几个月时，就狠心地抛弃了他和他的爸爸，她没有资格再做他的妈妈。怨愤、委屈全都涌上心头，使他鼻子一阵发酸，掉下了眼泪。

玛莎见哈森很伤心，以为他母亲死了，连忙安慰他说：“别伤心，别伤心！今后我们离开了荒岛，回到城市，我一定好好照应你，拿钱供你上学，将来还替你找个体面的职业，让你赚好多好多钱。你父亲也不用去打鱼受苦了！哈森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！我有了钱，首先要让爸爸把风帆船换成一条机械船；还要留一些钱分给渔村



的小朋友，让他们都到瓜亚基尔市去玩一次。”

“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玛莎兴奋极了，“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也是容易办到的。哈森，我告诉你，办成这些事只是花去你将会得到的金钱中的一小部分哩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就看你肯不肯替我去拿。”玛莎的口气很认真。

“你的钱，自己不能去拿？”哈森很诧异。

玛莎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本来我决定自己去拿，可是，我病了，没有力量去办这件事。”

玛莎把哈森拉近自己身旁，生怕别人偷听了似的轻声说：“哈森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！”说着，从贴身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套着的牛皮纸信封，又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折叠着的纸，展开了给哈森看。纸上画着一只鞋底状的图形，写着横七竖八的数字，标着奇形怪状的符号，像是小学生画的一幅地图。

玛莎要哈森起誓答应终身保守秘密之后，说出了一件极端重要的事：在她被海盗押来荒岛之前，被幽禁在瓜亚基尔市郊区的一个庄院里，看守她的是个叫埃切诺的年轻人。他爱上了她，并暗暗告诉她：他们一帮人从首都博物馆偷到一件无价之宝，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他们的上司绰号叫“黑鲨”，将藏宝的地方画了一张地图，收藏在自己身上，埃切诺乘“黑鲨”酒醉酣睡时，偷偷将图拍了照交给玛莎，要她设法在海盗行动之前将宝取走，然后两人一同逃到国外去享乐。因为埃切诺是“黑鲨”的心腹，时刻跟随在“黑鲨”身边，如离开，就会引起

“黑鲨”的怀疑，所以不能去取宝。出乎意料的是玛莎的父亲没有交出海盗索要的巨额赎金，还报告了警察。因此，玛莎又被海盗囚禁到荒岛上来了。

“玛莎小姐，我不跟你一样被困在岛上了吗，怎样去取宝呢？”哈森深感为难。

“你听我说呀，正巧珍宝藏在这个岛上！”玛莎指着手中的地图，对哈森说明珍宝所藏的地方，并告诉他说，“埃切诺先生说，‘黑鲨’决定下星期带人来取宝，我们得在两天内将珍宝拿到手！那里面有数不清的金银财物，但跟那件珍宝相比，它们都不稀罕，你只要拿到那件珍宝就足够了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珍宝呀？”

“一颗蓝钻石！一颗举世无双、价值连城的蓝钻石！”

“蓝钻石？首都博物馆被盗的那颗蓝钻石？我知道！”哈森激动万分，“我在读小学五年级时，老师带我们去参观过。那是中世纪国王王冠上的钻石，不但是世界上分量最重的，而且加工最精巧，会发出蓝莹莹的光，宛如一颗绚丽明亮的星星。被盗后，当局登报悬赏一千万美金，动员全国军警缉查，至今仍未寻获，警察总监还因此丢了饭碗呢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就是这颗蓝钻石！我们拿到了它，这辈子不愁没有荣华富贵了！”玛莎说得眉飞色舞。

“这，这……可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呀！”哈森犹豫了。

“傻瓜，谁说要吞没这颗蓝钻石呀，我们拿到后交给当局，既能得到奖金，又能扬名全国，那多美呀！再说，我们不去拿，就要被‘黑鲨’拿走了。”

“我们即使拿到了蓝钻石，离不开这个荒岛，不是还会落